

秋梦痕作品全集

風塵俠女



中國文联出版社



秋夢痕作品全集（之十六）

風塵俠女



秋夢痕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尘侠女/秋梦痕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
ISBN 7—5059—3170—9

I. 风… II. 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②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9583 号

书 名	风尘侠女(上、下册)
作 者	秋梦痕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书店
责任编辑	苏 晶
责任印刷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机工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45 千字
印 张	18
插 页	4 页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 3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170—9/I·2399
定 价	25.1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内容提要

夕阳下，关帝庙的后院中，一阵惨烈的厮杀声中，传来了孩子阵阵的哀叫声……

神偷“白树人”将一女婴从其母处掳去交给其生父——大喇嘛熬杰。在熬杰的调教下，小玉儿练就了一副钢铁之身，数十年后，其持“混元一气通天神功”涉入江湖。神偷“白树人”由不甘寂寞，使小玉儿认其为养父，倾囊教其神功。一次次地刀光剑影中，小玉儿与“白树人”洗劫了贪官县令莫少白七年来收刮百姓的财宝。此举又得罪了峨嵋掌门“脱凡师太”。“脱凡师太”因欣赏小玉儿的绝佳练武资质，释然前仇，竟将师传无敌屠龙剑法、太白掌修罗二十一式绝世拳术给了小玉儿。怎奈师太为正邪不分的怪尼，小玉儿又成长于良莠难分的家庭，其江湖闯荡，是福是祸，让人难以猜测……

结局如何，那得看小玉儿的作为了，正可谓“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目 录

第一章	大喇嘛的私心	(1)
第二章	神偷含恨找番僧	(44)
第三章	小玉儿初试身手	(86)
第四章	暗渡陈仓也失策	(128)
第五章	小玉儿峨嵋修道	(171)
第六章	桑女扑个空	(213)

第七章 金娘子又为人生了 … (251)

第八章 金娘子峨嵋寻女 …… (297)

第九章 妙女帮黑手发横财 … (339)

第十章 山寇二次栽筋斗 …… (379)

第十一章 小玉儿技压群雄 … (420)

第十二章 小玉儿疏金化干戈…(464)

第一章

大喇嘛的私心

落霞赤红红似火，火红般的光焰照得大地宛如披上一层红纱，更照得那个身子贴在关帝庙后院墙外的红衫老头大喇嘛满面赤红如醉。

关帝庙的一庙院传来喝叱声，尖锐的吼叫中还夹杂着兵刃撞击。

有人在庙院中厮杀得惨烈。

大喇嘛单臂猛一圈，行云流水在半空中，只见他连闪虚幻步，落下地已几丈外了。

大喇嘛挟牢了左臂下的灰包，那灰包中传来尖尖的娃儿哀叫声，渐渐地越听越远了。

大喇嘛奔行如飞，红衣抖袖，芒鞋几乎未沾地，一口气便是十数里，也停下来了。

大喇嘛站在一大乍高粱地头上，急急忙忙自怀中取了两粒丹丸塞在怀中抱的娃儿口中。

是的，灰布包中是个十分可爱的胖娃儿，当大喇嘛的丹丸在娃儿口中化开咽下，那娃作已不再哭叫了，好像睡着了，睡得好像也很安逸，因为看上去娃儿还带着几分笑意。

其实那并不是笑，因为这娃儿的模样长得太甜了。

好可爱的娃儿。

大喇嘛在这灰苍苍的高粱地上，他不止一次地亲吻着娃儿的嫩面颊，他似乎满足极了。

偶尔抬头往关庙方向遥望，大喇嘛似乎又开始不耐的鼻孔中发出冷哼！

就在一阵守候中，远方一条黑影奔来。

这人奔跑得气喘吁吁，满身是汗水，汗水中还渗杂着血水，当这人额上的鲜血沿着面颊流到脖根的时候，他也只不过抬起他的左臂蹭了一下。

这人长得不高，他属于矮壮型，生了一双特别细长的两道眉毛，但眼睛细小有神，精明的人就是他这模样。

现在，这壮汉在奔波中面上有了笑意，因为他发现高粱地头上站着一个人。

这个人当然是大喇嘛。

大喇嘛还正朝这奔来的汉子招手点头呐！

“噢……”

“我等你很久了！”

“我知道，月登山，高粱地头碰面。”

“你没记错！”

“这种事谁也不会记错。”

矮壮汉子伸手，他拨开大喇嘛怀中的灰包，低头看大喇嘛抱的娃儿：

“喇……像，真像你呀，大师！”

“她是我的骨血，当然像我。”

“方便吗？”

“什么意思？”

“大师，你别误会，我是说，你们出家人怎好带着个娃儿在身边，如果别人知道……”

“又怎样？”

“恶言一句似刀割，大喇嘛是不沾女人的呀！”

“哈……”

只不过大喇嘛只笑了一半，他面前出现一双大手掌！

大喇嘛不笑了。

“你这是……”

“我不想多逗留，大师的回赠也应该……”

大喇嘛呵呵一笑，道：“你把金娘子打发了？”

壮汉点点头，道：“还真费了我不少手脚。”

大喇嘛道：“白树人，你杀了金娘子？”

姓白的道：“我只能说，我把金娘子摆平在关帝庙，是生是死我不知道，我要……”

大喇嘛道：“就为了追上来索酬？”

姓白的点头，道：“敖杰大师，这件事原本单纯，凭我白树人的手段，偷个娃儿太简单了。”

“可是你仍然同金娘子打起来了！”

姓白的道：“我怎么会知道，金娘子怀中的娃儿口衔她的奶子不肯松口呀！”

他顿了一下又道：“金娘子睡在禅房内，单刀枕在她的枕头下，我下手拨弄半天，娃儿被我拉开来，却也把金娘子弄醒。”

我似乎忍不住地还伸出指头摸摸大喇嘛怀中的娃儿，又道：“我同金娘子交手在庙院里，你怎么不趁机下手，还是我以闪电手逼退金娘子的快刀斩，冲进禅房把这娃儿抢出来抛出

庙院外，还好你仍站在外面。”

大喇嘛敖杰道：“白树人，你知道我不能与金娘子碰面，我不要她再找我。”

白树人道：“敖杰大师，拿来吧，我差一点被金娘子一刀砍在脖子上！”

敖杰自怀中摸出一张大银票，银票面额一千两。

他抖着银票，一笑道：“你收下！”

笑了，白树人笑得十分开怀，他用双手接银票

接过银票并迎着初升的月光看：

“唔，太可爱了！”

说着，他把银票送到嘴唇上用力地吻了几次，还吻得嘶嘶响。

大喇嘛敖杰嘿嘿笑了：

“你每一次收到银票，都是这样的愉快，我已经看过你吻银票不止三次了。”

白树人呵呵笑，道：“女人与银票总是令人人快乐的两件东西，你说是……是……你……”

白树人只说到这里，他已面色大变，咬紧了牙关跌坐在地上了。

“哈……”

笑声中，便听得“噌”一声响，那张千两银票又被大喇嘛敖杰夺回手中。

“你已是快死的人了，鬼是不用银票的，哈……”

笑声直入云霄，只见敖杰抱着娃儿如飞般奔向黑暗的夜色中了。

敖杰不应该得意地狂笑，就如同白树人一样，白树人高兴

之余总是会对得到的东西加以热吻，但他这个动作早补充敖杰发觉，于是毒药便涂在银票上了。

如同白树人的忘情，敖杰的大笑声也引来一个人，这是敖杰再也想不到的事。

人们有许多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

果然，从月地里飞过一条人影，这是个女子，从身材上看，这是个十分苗条的女人。

这个女人的手上拎着刀，似乎披头散发。

只听得噗噜噜的衣袂飘动，这女子已落在白树人人的一侧，她手中的单刀已架在白树人的脖子上。

“嘿……你是逃不掉的，还我女儿来！”

白树人面色灰苍，无力地半抬头：

“你……”

“我没死，庙里和尚救了我！”

白树人同喘息着道：“我……只击昏……你……”

“所以我立刻追来，你……”

“我上了敖杰的……当……”

“果然是他……可恶的敖杰，他……”

“他走了……”

来的女子正是金娘子，只听她一声冷哂，道：“大名鼎鼎的神偷白树人也会上别人当，哼！”

白树人已双上焕散直翻白眼不开口。

他快断气了。

人在将死的刹那间就是他此刻的模样。

金娘子单刀托起白树人的下巴仔细看：“快告诉我，敖杰往哪个方向跑了？”

白树人帮张口难出，便眼珠子也在僵！

金娘子立刻匆忙地自怀中摸出个蓝色瓷瓶，倾倒出几粒红丸送到白树人的口中：

“快，吞下去！”

白树人嘴巴也僵硬了，金娘子突然一掌拍出，白树人喉管发出“咯”声，那红丸已吞咽入腹中了。

白树人再也想不到他还会死里又活，游了一趟鬼门关，不由心中五味杂陈，便也闭上双目把腹中那股子清凉运化开来。

于是，金娘子冷冷地道：“偷儿，莫忘了我金娘子对你可是以德报怨呀！”

白树人大大地喘了一口气，他抬头看向金娘子：

“你怎么有解药？”

金娘子冷然一晒，道：“你应该知道我姐金婵吧！”

“毒娘子金婵？”

“不错！”

“这就难怪了。”

白树人缓缓站起身来，他冲着金娘子一礼，道：“金娘子，我欠你一次人情！”

金娘子道：“你不必欠我什么，只要还我去找敖杰，你什么也不欠。”

白树人听得“敖杰”的名，不由冷冷地哼了一声：“娘的，我饶不了敖杰，金娘子，你只告诉我你落脚地方，我白树人不但要把你的娃儿送还你，我还要把敖杰的人头偷到手。”

金娘子道：“你不是敖杰对手！”

白树人道：“正面搏杀，我怕分三分，如果我暗中下手，他的人头就保不住了。”

金娘子道：“你得容我琢磨！”

“你舍不得？”

金娘子道：“他是娃儿的生父呀！”

白树人道：“她也是个偷腥的喇嘛。”

金娘子想了一下，道：“我以为……”

白树人立刻又道：“他已无情，你何必守义？金娘子，天下男人多的是，你……”

只听得金娘子“咯咯”咬牙声，然后又是重生的点头：

“去，如何动手，由你。”

白树人道：“金娘子果然是金娘子，提得起放得下，令人佩服！”

金娘子道：“算了，我回关帝庙，等你抱回我的娃儿，只不过……”

“怎么说？”

“你不会黄牛吧？”

白树人道：“你莫忘，敖杰差一点要了我的命！”

金娘子道：“是的，他想不到你还活着。”

她缓缓的转过身，但立刻又回头：“记着，我在关帝庙中等你。”

白树人道：“放心，我会把你又儿毫发未损的抱回关帝庙。”

金娘子走了。

白树人也走了。

白树人知道敖杰去什么地方，他毫不迟疑的便往敖杰去的方向追去了。

敖杰很少回桑干河最北端的喇嘛庙，三五年也不会回去一

趟。

大喇嘛游走不定，但有几处落脚之地，白树人是知道的，白树人也知道敖杰性好渔色！

江湖上很少有人知道敖杰喜好渔色。

白树人知道，因为有一回白树人夜里摸进凤凰城齐王府盗件宝物，他就发现敖杰也去了。

敖杰不是盗东西的。

敖杰与齐王的四妃子睡在一张大床上。

只不守要找敖杰当然不会去这些地方找，敖杰最常去的地方是马鬃山。

就在马鬃山流石谷中，敖杰在流石谷已经经营有年了，他招来凤凰城最好的工匠，把个山中红砖房子造得十分豪华逸人，虽然只是三间房围着三间院墙，可也把山泉导入小院而流向谷底，小屋四周松竹梅连上山坡，果然充满了诗意，令人陶醉。

现在，白树人就是奔向马鬃山的流石谷中而来，他毫不加思索地奔来。

他几乎可以断言大喇嘛敖杰必然回到马鬃山来了。

敖杰抱着个两岁的娃儿，他除了奔向流石谷，还能去什么地方？

白树人是不会直接找上大喇嘛敖杰的。

白树人最明白的一件事是他打不过敖杰。

既然打敖杰不过，当然要另想途。

神偷白树人的最大本领，他可以闭气一盏熟茶之久而站在任何一位高手身侧不会被发现。

如果他要盗人头，他就必然会得手。

白树人就打算盗敖杰的人头，否则他会痛苦一辈子，难咽心中怨气。

来了，神偷白树人奔进流石谷中了。

白树人抬头看月光，下弦月灰蒙蒙，流石谷中带着几许肃煞之气。

白树人白天是不会来的，他不想被大喇嘛发现。

沿着山道往深谷中奔，白树人走得很小心，他甚至把脚跟也提起来只以足尖腾跃。

足足走了快三里多了，白树人忽然闻到一股子烧焦的了味道。

这味道只有烧了屋子才会冒出的五味杂陈味道。

白树人耸动鼻子，“咦”了一下：

“这是什么味道？难道……”

心念只一动，白树人拔身急奔，他奔上一片斜坡，便怔住了。

眼前他发现一片焦土断垣，那怪怪的烟味道便是由这片烧毁的废墟发出来的。

是的，大喇嘛敖杰在马鬃山流石谷中的这座小小三间精致的住所已为灰烬了。

令白树人吃惊的乃是谁放的火！

白树人低身拨弄燃烧过的灰烬：“没多久，顶多不过半天！”

他绕着矮墙再细瞧：

“哼，敖杰这家伙真狡猾，他走了！”

白树人咬牙叹息，那是既恨又悔的表示。

既然屋子也烧了，白树人只有再往别处去找，他非要切下

敖杰人头不可。

江湖例律，你要我命我就不叫你活！

白树人没有死，白树人就不会放过敖杰。

白树人已经往流石谷外走去，他缓缓地走着，也回过头再看看敖杰的这地方。

白树人心中百感杂陈，他还未忘记关帝庙中等他的金娘子。

金娘子等着他把她的女儿送回去的，如今这地方不见敖杰，也只好叫金娘子等下去了。

只不过就在白树人刚刚快到流石谷口的时候，猛古丁几声，“哇哇”叫声传来。

白树人连多想一下也未曾，他拔身便往流石谷中又狂奔回去：

“这是娃儿哭叫，娘的，敖杰仍在流石谷！”

比来时快多了，白树人又奔到烧毁了的地方，四下掩他仔细瞧，只是……

突然间，附近半山上的野林中几十双乌鸦飞上天，鸦声就如同娃儿叫！

白树人抬头看，他楞在吧道：“原来是扁毛畜性，真可恶！”

又折回去了，白树人带着几分丧气的样子，走了。

就在白树人走后不久，附近断崖上出现一条人影，那卓立的模样，正是那抱走娃儿的大喇嘛敖杰。

是的，敖杰正站在一块平坦的岩石上冷冷的发笑：

“真是命大，这偷儿竟然没死！”

大喇嘛敖杰缓缓跃下来，他走到毁的地方看了几眼，忽然

呵呵笑起来：

“值得，值得，往后可以安静地调教我的女儿了，哈……哈……再也不会有人前来打扰了，哈……”

他得意地连番拍巴掌，愉快之情溢于言表，对于他自己一把火烧了他的精致小屋，他似乎一点也不痛惜。

转入一片断崖，敖杰似乎习惯地四下张望一番，然后很快的便跃进一条大石缝中不见了。

他原来还有另一藏身之处，如果说他是狡兔三窟也不为过了。

那石缝面的断崖，低头看向谷低，云深不知处，白雾漫荒林，松柏有几株，却又被一片竹海所淹没，那，真是一处养生之所；安静之地。

崖洞中可并不安静，因为崖洞中有个会乱跑的女娃儿，那女娃儿生得十分逗人喜爱，她不但一官生得巧，皮肤白净细滑，连动作也十分惹人爱。

敖杰便托住女娃儿呵呵笑：

“孩子，你知道我是谁？”

“我……不知道！”

“我是你亲爹呀！”

“爹？”

“是呀！”

“爹是什么东西？”

“唉，你不知道吗？”

“我从来就没听说过！”

“唔！两岁一个月了吧！”

“我娘说今年我三岁。”